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宣室志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膺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王鍔

子部十二

宣室志　小說家類二異聞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唐張讀撰讀字聖朋而唐書藝文志載讀建中西狩錄十卷註曰讀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朋用字形相近未詳孰是其書所記皆鬼神靈異之事與干寶搜

神任昉述異體例相近雖小說家言不無涉於荒誕而唐人著述流傳既久亦時足為考証之資其補遺一卷舊本亦題讀撰然諸家書目皆無之疑刊刻者摭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題誌怪之書於義未當特相沿習用不覺其誤今故仍其原題

而附訂於此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宣室志卷一

唐　張讀　撰

李揆於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蟇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

啓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

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憲無懼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巳卧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巳日暮即抵村舍中至

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慝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歷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為業一日耕於野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盆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得而

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綱為窟韋乃命左右挈箒盡為掃去且曰為人患者

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舉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為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為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寃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為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

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為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

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繒為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繒為君壽

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

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

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

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

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

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

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

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

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中故我為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禀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

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數斗餘致其
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
夫天下之奇寶俱禀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
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盈盛其蟲又金
篋扃之命顒致于寢室謂顒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
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
函而去顒自此大富治園田為養生具日食粱肉衣
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顒曰

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竒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竒之士耶顒既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絶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

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瑶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絶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宫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

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顒徑於南粤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大歷中彭偃未仕時甞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為官得罪謫為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為珠可得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
失利師道甞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
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倍手刃師道青齊遂
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太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
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
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
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罹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
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
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
數千鈞鎮於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
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太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
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太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
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

躑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為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户蓋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槍折者軍必敗衂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云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

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為常後捨
家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太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
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
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
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
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
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

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絲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户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

發其封户既啓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未畫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鋭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雖髪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歳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顔如舊得非神僊乎

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曽不老僊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廨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閒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甞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汁置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

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

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聞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

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為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栢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

孤秀後當遨遊僊都中矣契虚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虚因請喬君道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捀子音奉即荷竹槖而販者即搞而於商山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捀子當道師而去矣契虚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捀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捀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虚敬稍殆且謂

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一棒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寘洞口以壅其流三

日洞水方絶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攢峯迴抜道逕危峻挈虛眩惑不敢登棒子曰僊都且近何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横尺餘縱且百里餘棒子引挈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

尋檸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絙系一竹橐自山頂縋下檸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檸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忘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檸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語其所見有僊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僊人謂檸子曰此僧何為者莫非人間人乎檸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

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為誰乃於此瞬目乎棒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迺隋氏宗室嘗為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

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瘖其目可乎棒子即而請外郎忽瘖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悸然背汗毛髮盡勁既而又見一人卧石壁之下棒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棒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棒子曰吾向者謁覲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棒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

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僊者當先絶其三尸如是則神僊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絶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吴興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巳絶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

闗東回重至契虛舍而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
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
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僊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
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
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
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
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

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

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

宣室志卷一

宣室志卷二

唐 張讀 撰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没閽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

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

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

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

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

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緑衣謂趙曰我

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

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

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聓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為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為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為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

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諠鬧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寃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為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

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爾趙即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為金天王所攝為聓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

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為我使遣汝為裨將無懼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

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即命釋趙而署為裨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敝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為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二人相

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為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

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叅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

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

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

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

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算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

之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

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即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圮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為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令我赴訴於子子以為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

為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其簷宇摧頹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

不忘夙約今日勞動車駟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為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在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使其身自遭沈疾亦安得知其魂為余之所繫哉神又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

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為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為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脱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卧疾沈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

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胥胥安所咨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為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偽曰敬受教後旬餘

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為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臿負畚詣廟盡去神像上下殘毀掃無孑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為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

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淫潦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為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令將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豊而袁生懼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朴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

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讐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為罪我而為讐也神曰道成雖為僧而餘福尤盛故吾不能為災今君禄與命衰背棄宿約故吾得而為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憂卒

王鍔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斬坦張和偕視之如

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鍔薨時元
和中也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
甿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
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
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
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令上帝
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乎且有癘鬼在

君邑中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王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於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于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懼而且惡命家童逐之已亡見矣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

允後月餘卒於郡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計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見帝神曰威梓國絶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為讐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為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

人領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嘗為司空范希韓從事于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為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為常衙將簡郢與無為弟子法真善嘗為郢語之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延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黄衣緑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頳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内守崔君貪而刻河内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酧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産一犢者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為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翦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豢以蒭粟卒不食崔氏且以

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海岱之間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黄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朗髭鬚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樂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産齊

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秉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鬣嘶鳴真簴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

以獻上大悦詔内閑廏畀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輩挈食會薰所居旣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致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君幸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即又置肉

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聲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漓於地明日因以血蹤追尋之入里中民家即以事問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薰又以事來告其民若符所怪殺而食之

郭司空釗太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閽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

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
剑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剑
大異之且訊其事闇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
丱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剑歎曰犬尚能感其惠
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崗之上其下龕宇軒豁可居
窮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孥病足而傴常策杖行乞於
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卒給以食叟得食必

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於龕中時大雪叟貧無衣躶形就地且戰且慄羣犬俱集於叟傍摇尾而噑已而環其袵席競以身衛叟肢體由是寒威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於龕中羣犬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宣室志卷二

宣室志卷三

唐　張讀　撰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扑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扑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

卧於廏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廏中且嘷且躍俄化為一丈夫衣冠盡黑即挾鞍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乗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嘷躍還化為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為蹤歴歴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

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内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當即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

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唯而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繫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人所謂稱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祭其冢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惡盡殺之以歸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

以愧諸

相國王公縉大歷中與元載同執政事甞一日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犬長尺餘質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踵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為縉雲守也

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沈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公因命出己之籍按掾

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閤前曰冥途小吏奉命

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其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卧疾後三日而薨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叅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

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綉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諠言將迎光王部署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䰟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阼録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叅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為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喜且以為上將用我既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為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然闐咽於路槐影四矗煙羃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

使命詵下馬詵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内簷宇櫛比兵士甚多又見宫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内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峩冠被衮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宫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

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令宜
促治吾宫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
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具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
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
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寛固無
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
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
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

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峩冠被衮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開元中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既啓鎖其門㗫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曉其導從羣吏自外見慎矜門外有一夜义長丈餘狀

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喋其門火吻電睟不顧左
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
其夜乂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愼矜聞
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為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為妾後數年吳
生出宰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
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
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

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甞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
獵於野獲狐兎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
轉入庖舍取狐兎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窮狐兎所
在而劉氏俛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
盡矣生始疑劉氏為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生鹿獻
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紿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
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
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

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义𥸤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經旬餘莫

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
立者隱然紋綵郡民且以為怪峴間之往觀焉望其
衣粧甚肖已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峴驚
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义長丈餘甚獰異
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
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沈沈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
寤困懼且甚其夜义卒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
食飲某一日夜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

一白衣夜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為懼彼白衣者乎夜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為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其而語曰汝何為有異志棄我乎使我再不得近汝也從此別

去矣夜乂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圖中得以歸

穎州陳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呵吸聲而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黄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固知其怪惡而且惕久之聞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置掌中幸無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於地

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妾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乃夜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义遂馳走不敢返顧明日窮

其跡於垣上下有過蹤越石曰此夜义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葢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陳黄石何為不歸我皮連聲不已經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攺名越石時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至會昌二年卒

於藍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

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為樂厥後省過折節讀書以詩名稱之累為河朔官改深州録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兼能之雅為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都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貞太守

畏武俊而奉士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貞者
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貞大喜以為他郡莫能
及歡飲入夜士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
今夕豈無嘉賓顧士願為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
白曰偏郡無名人其僚屬庸猥恐其辭令不謹禮度
失當少有愆責吾之任也士貞强之太守曰録事參
軍李某願以侍談笑士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
入趨拜士貞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貞甚

不悦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窘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

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而及令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貞酔悟急召左右

往獄取李某首來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士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歡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獘政寛不加罪為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為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為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誡於將來也士貞笑曰

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宣室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宣室志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王锷

宣室志卷四

唐 張讀 撰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

閒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縶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縶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縶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生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烏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

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鵞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黯其翼異嗷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

言訖遂去後果七日有一鳥自東來至吕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經食頃東向而去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逐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汲貯於槖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

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經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為白烏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

西有大湫中有鱷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間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震

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鱷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為潮陽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鱷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

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壽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其今之命若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

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不捨之亦吾是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於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

歸置于盆水中先是浙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浙夢魚以喙齧嬰兒臆浙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浙夢合浙異之乃視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浙益懼焉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浙自後不復釣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

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聽之俄聞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

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酹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

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
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
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
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
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
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
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
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

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

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録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是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彦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愚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

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為蔡公鄆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為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為他怪因攬

其袂以力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翁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翁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

長慶中裴度為北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欲搆火趙見一黄衣人

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黃衣者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恐之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煑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達嘗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達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達曰某非屬龍

者君何為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逵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逵之所夢也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歷中觀遊邠江至泥陽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鐍

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即牽觀袂去榻觀迴視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

此誰敝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為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靈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為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闗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毿毯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

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為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

曰不然𡨋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為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惕惶惑忽有人牽觀者回視其人盡體生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巳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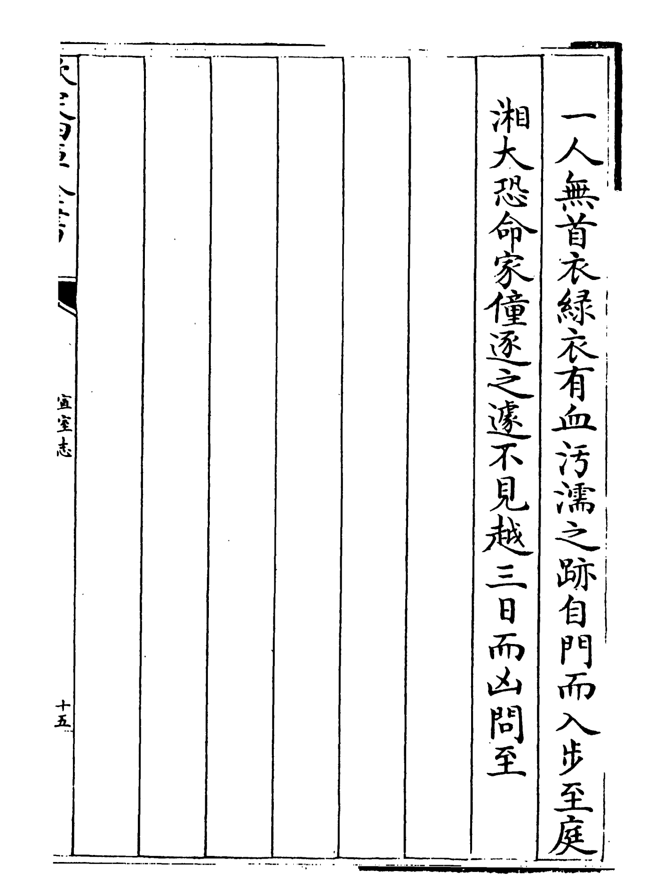
榻二人排䦨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
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
二土偶神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
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歷二
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
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言事往往奇中嘗為沂
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若似童兒吳楚之

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歷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辨其為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懾疾回步未十數

遽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生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濦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為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

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步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瀀受賈餗恩今當匿於瀀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瀀門召瀀出廳諭之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瀀度其勢不可以理辨則抗詞拒之部將怒執詣士良所士良使戮於轅門之外時瀀弟湘在河東郡居是日湘與家人見



一人無首衣緑衣有血污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宣室志卷四

宣室志卷五

唐 張讀 撰

滎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乗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将入屋中忽慓然心動即匿身東廡

下聞廟西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劒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劒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劒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逼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於劒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

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将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其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為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之賊既去生懼其牽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寃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横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

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横墓中

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縱横入里中眊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髪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

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甿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刼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収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

時太和中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還楚讀書退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絶粒吸氣每日柔搦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絶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遷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貲用大饒為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見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

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狀貌愈少而髮之秃者盡黟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鄰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胗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之狀類

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奥軒級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為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貿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

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即問之應曰柳將軍遣其送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巳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纎整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奥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户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足懼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

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胷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復歲餘因重搆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杓長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

太和中有江夏從事其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劈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扶風竇寛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寛自大理評事解縣榷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僮伐一樹既伐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頃而盡寛異之具知為怪由是閉門絶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寛與注連遂誅死於在禁軍中

有鴈泉縣民吳偃者家於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為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

隅窮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穴中寛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會有李道士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空腹入地下穴内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有董觀者嘗為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

館中王生既寐覯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旣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覯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顧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梃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覯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覯因以梃揕其首其軀若草所縮梃亦隨其中而入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覯慮其又來迨曉不復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

古杉常為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梃貫其枝柯間吏曰人言此為妖且久未嘗驗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客友數輩會宿旣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黄而瘦率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

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於是緝絲為緡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緡繫其臂牢不可解聞牖間云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悔耶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

株甚蕃茂而緍繫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絕矣

靈石縣南嘗夜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初董叔經為河西守時有彭城劉皁假孝義尉皁頃嘗以書謁董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狀絕異皁馬驚而墮久之乃起其路傍立者即解皁衣袍而自衣之皁以為刼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

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皂往視之果已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絶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木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雪霽後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為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

之不懌月餘梁生父卒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
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
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
緑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
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
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
襲苧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學

如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禄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禄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叚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為妖遂徑

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椵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奥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冦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

府其銘記文甚多與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真為睿聖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歷數久長也後中宗立極樊文男欽貢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絶人事

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寅索玄後以壽終墓於

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

鹽田刻室廬潰邱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

生墓前後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其

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

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

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鮫鱷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

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
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
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
里人洎牛馬鷄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
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
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湍四野
蛟鱷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
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

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黒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吴少誠子死元濟拒命詔鄰

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
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
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為銘封人得之
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
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辨其義焉
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
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為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
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

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緑緑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為一方帥並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為巳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巳酉日當尅也茍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巳

酉馬於是度盆竒卒之辯擢為裨將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迥迴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巳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

宣室志卷五

宣室志卷六

唐　張讀　撰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强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

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此而死爾勿泄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瞼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甞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於道不得歸懼既甚遂

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絶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郭鄠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胗蠻間常有一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

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雠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絶一日忽來告别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别者久今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與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語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

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鄠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末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張生預馬訪之即安品子之第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輩

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王山往取酒既至璟席遞酌已而王

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侑酒佐歡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

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遥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

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盂亦亡見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絶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鐍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

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為祟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霑濕即起見巳之卧榻在庭下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茍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

人自驚悖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真有所訴當為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治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羇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寃儻

君以仁心為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

矣

大歷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食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寢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

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劍置於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顔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揕生胸右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揕生生遽覺一身盡凛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

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與合
矣君且觀我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
又為一嫗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為何
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
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祟耶嫗笑曰君言過矣果有
術士欲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
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
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

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壓蟻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一嫗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嫗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

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没處
窮之下至丈餘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
信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宋順帝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廏中羣馬輒蹢躅驚
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緑繩系腹
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
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廏門猶閉計其蹤跡直
入閤内時人見者咸謂為粧奩間物沈有愛妾馮月

華臂上一玉馬以緑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甞夜有時失去曉時復還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馮翊嚴生者家于漢南甞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馬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于廂中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

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泠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杜陵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

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為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花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往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危擴然四峙門因花闢砌用煙矗弁望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代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堂斜擱層

幕既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為何如弇謝曰不意今日得為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為何所女郎亦何為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慮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為疑即命酒樂

宴亭中絲竹盡舉飄飄然淩玄越寘不為人間之聲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弁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為耳羣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事具靈仙篇曰吾有寶三焉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將余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

瑩洞徹顧謂𢍰曰碧瑶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𩎟枕也又出一小凾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曰紫玉凾也已而皆授𢍰𢍰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𢍰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竒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𢍰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乃玉清宫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𢍰由

是連甲第居廣陵中為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令人莫得之其啓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於體腰佩長劒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謗以為多

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
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告于隣伍
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垣下炯
然有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
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
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與
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鍤直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
一金龜長二寸許製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劒一

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硎其劍澹然若水波之色雖利能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為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刓缺乃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竒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為古之珍翫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顧表獻天子時陳君亦

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太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為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復持以北也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令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駡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

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啓請案據得以名聞
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
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
殼還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
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
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
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宣室志卷六